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一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丹本第十九卷准）　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時有梵
志厥名優陀來詣佛所問訊佛已在
一面坐即問佛言瞿曇一切世界為
有邊耶為無邊耶佛告優陀如斯等
問吾初不荅優陀言瞿曇我問世界
有邊無邊悉不見荅若然者汝常說
法解釋問難為何所荅佛言優陀吾
於諸法悉善知已為聲聞弟子分別
正道斷除衆苦盡其邊際優陀言瞿
曇汝於諸法悉善知已為聲聞弟子
說於正道斷除衆苦盡其邊際若如
是者汝所得道為一切人盡行是道
為有多少而行斯道尒時如來黙然
不荅第二第三亦如是問如來黙然
悉不加報尒時阿難執扇侍佛以扇
扇佛聞彼優陀所諮已即語之言汝
後所問與前無異是以世尊黙然不
荅汝我且為汝說一方喻譬如邊守
有城牆壁牢實欄楯窓牖悉皆堅固
街巷里陌官府市肆周障布置一不相

李

干錯而此城中唯有一門時守門人
聰明智慧有大念力善能分別客舊
諸人識者聽入不識則遮時城中人
欲有出者不知出要周匝遍觀更无
孔穴唯此一門乃從求出而此守門
智慧之人雖不具知城中種類然知
其中將出城者皆由此門如是優陟
如来亦尒雖不具悉思惟分別然知
出入皆由此門如来亦然知過去苦
現在未来苦之邊際皆由斯道得盡
於苦優陟梵志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尒時尊者富那在靈鷲山多諸
異學外道梵志来至其所問訊尊者
富那在一面坐白尊者富那言我等
皆聞沙門瞿曇說衆生斷更不受生
此事云何尊者荅曰如我解佛所說
義者佛終不說衆生死已更不復有
死此生彼佛實不見衆生之相所以
者何凡夫妄想以有慢故言有衆生
如来斷慢讚歎斷慢故无衆生想時
諸外道聞尊者說不生歡喜亦不嫌
毀即便還歸其去未久富那即便往

諸佛所到佛所已頂礼佛足在一面
立以諸外道所問具白世尊是諸外
道皆言世尊說衆生斷更不受生此
事云何我即荅言如我解佛所說義
者佛終不說衆生死已更不復有死
此生彼佛實不見衆生之想所以者
何凡夫妄想以有慢故起於衆生如
来斷慢讚歎斷慢是故不起於衆生
想富那復言我為外道作如是說將
不違佛所說教法致於謗毀生增减
耶為同世尊之所宣說為當異耶為
如法說為不如法為似法說不似法
說不為同佛法者所識呵耶佛告富
那汝說真實非為毀謗不增不减如
我所說等無差別是如法說非非法
說無有同佛法者能識呵汝何以故
從本已来一切皆為我慢所害衆生
煩惱皆因我慢而得生長喜樂我慢
不知我慢以不知故辟如循環不知
端緒亦如乱織莫知其首亦如麻緼
亦如軍衆被破壊時擾攘乱走衆生
於何擾乱不定此世他世流馳不止
生死流轉不能得出復告富那如是

我慢一切衆生無盡盡滅无相至於
盡滅悉皆散壞若知如是於人世界
天世界魔世界梵世界沙門婆羅門
天人大衆之中長夜得義救拔得樂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尒時尊者阿難於是夜中詣多
跋河脫其衣裳置于岸上入河澡浴
著一浴衣即出于水待自身乾時有
外道名俱迦那提往至彼河尊者阿
難聞彼行聲及謦咳聲外道亦聞尊
者之聲外道問言汝為是誰阿難荅
言我是沙門沙門甚多汝今為是何
等沙門阿難荅言我是釋子外道言
我欲問難汝若閑暇聽我所問阿難
荅言欲問便問聽已當知外道問言
我死此生彼以不阿難言如来不說
又問我死此不生彼亦生亦不生非
生非非生彼不阿難又言如斯等問
佛悉不荅外道言我今問汝死此生
彼乃至非生非非生悉不見荅汝寧
不知如此事乎阿難言如是之事我
悉知見非不知見外道言汝所知見

為何謂也阿難荅言我所知見見彼
處所見衆生行乃至知見彼所從生
知見結業擧動所作見煩惱結如墨
聚集無闇凡愚與見結相應順於未
来長處生死我所知見其事如是豈
可謂為不知見乎外道俱迦郝即問
之曰汝名何等阿難荅言我名阿難
外道復言善哉善哉大師弟子我今
乃至共相談論而不知汝乃是阿難
我若知汝終不能得共相抗對時彼
外道聞阿難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長者須達多好欲詣佛
親近供養復作是念我若往彼日時
故早如来猶未從禪定起我今應先
至彼外道所住之處即往其所既至
彼已共相慰問在一面坐異學外道
問須達言汝可為我說彼沙門瞿曇
為作何見須達荅言如来所說我不
能及其所知見在吾分外外道言汝
若不知佛之所見頗復能知比丘見
不須達荅言如斯之事我亦不知外
道復言汝若如是竟何所見若少所

見請聞其說須達復言汝當先說汝之所見然後我當自說所見尒時外道語須達言我所見者衆生之類是常是實餘皆妄語復有外道語須達言我之所見一切無常唯此為實餘皆妄語又復有言亦常無常非常非無常唯此為是餘皆妄語世界有邊世界無邊亦有邊亦无邊非有邊非无邊身即是命命即是身身異命異衆生神我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死此亦生彼亦不生彼如是長者我所見者死此非生彼非不生彼時諸外道各各自說已所見已語須達言仁者當說須達荅言如我所見一切衆生悉是有為從諸因緣和合而有言因緣者即是業也若假因緣和合有者即是無常无常即苦苦即無我以是義故我於諸見心無存著汝諸外道作如是言一切諸法常唯此為實餘皆妄語如此計者乃是衆苦之根本也以貪著斯諸邪見者與苦相應能忍大苦於生死中受無窮苦皆由計有世界是常乃至死後非生於彼

非不生彼如斯諸見實是有為業集
因緣之所和合以此推之當知無常
無常即苦苦即无我復有外道語須
達言長者衆生若是業集因緣和合
而有悉皆無常无常即苦苦即無我
若如是者汝今亦復作諸苦本與苦
相應於生死中受無窮苦須達荅言
我先已說一切諸見心無所著是故
我今亦復不著如斯之見時彼外道
讃須達言如是長者汝亦應當作如
是說尒時須達於彼外道異見衆中
作師子吼令諸外道邪見之心皆悉
息已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
以已所見共外道談論向如来說佛
即讃言善哉應當如是摧諸外道令
墮負處應熾盛正法之論佛說是已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尒時長爪梵志往詣佛所在一
面坐而作是言如我今者於一切法
悉不忍受佛告長爪梵志汝於諸法
悉不忍者見是忍不長爪復言如此
之見我亦不忍佛告長爪梵志汝若

本

不忍如是見者何故而言我於諸法
悉皆不忍誰為汝出不忍之語佛復
告大姓汝若知若見不忍是見即斷
是見已棄是見辟如有人既嘔吐已
若如是者於餘見中即不次第便為
不取便是不生長爪梵志復作是念
汝所言我已断是見已棄是見辟如
人吐便於諸見無有次第不取不生
佛告長爪若如是者多有衆生同汝
所見亦復如是論者諸有異道沙門
婆羅門若捨是見更不受異見是名
少智極為尠薄亦名愚癡梵志當知
世間衆生皆依三見初言我忍一切
第二言一切不忍第三言我少忍少
不忍賢聖弟子觀察初見能起貪欲
瞋恚愚癡常為如是三毒纏縛不得
遠離能生患害能生結使不得解脫
憙樂於欲守護縛著是名為忍若不
忍者能生貪欲瞋恚愚癡常為如斯
三毒所纏不能遠離獲得解脫憙樂
於欲常為愛取守護縛著是名不忍
若見少忍少不忍亦復如是忍如上
忍中說不忍如上不忍中說賢聖弟子

若說言忍便為與彼二見共諍若言
不忍亦復與彼二見共諍若言少
忍少不忍亦與二見共諍以已所見
違於他故便起諍論若起諍論必相
毀害以共諍論生毀害故以見是過
生諸諍論故便棄是見不受餘見以
是義故能斷是見棄離是見猶如人
吐於諸見中無有次第不取不生賢
聖弟子若言忍及以不忍少忍少不
忍亦有是過如是梵志此色顯現四
大所成賢聖弟子見是身無常既見
無常便能離欲見此身滅即便捨離
若見身無常便離身欲便離身愛離
身處宅除身決定想梵志當知受
有三種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如此
三受以何為因云何為習因何而生
從何處出以觸為因因觸生習習從
觸生因觸所生若觸滅則受滅離熱
得涼辟如日沒身邊命邊受身邊時
知是身邊受命邊時知是命邊如實
而知无有錯謬賢聖弟子若受樂受
知身必壞若受苦受不苦不樂受知
身必壞若受樂受非和合受苦受不

大

苦不樂受亦復如是云何名為與受
不和合所謂貪欲瞋恚愚癡不與生
老病死而共和合憂悲苦惱衆苦聚
集尒時尊者舍利弗出家半月侍如
来側以扇扇佛于時如来為說斷於
離欲之法時舍利弗如是觀察諸法
無常即便離欲證成棄捨諸見无生
漏盡心得解脫長爪梵志於諸法中
得法眼淨如上所說既得信心即白
佛言唯願世尊聽我出家尒時如来
即聽出家既出家已懃修精進得阿
羅漢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須摩竭
陁池岸尒時奢羅浮梵志在大衆中
而作是言我知釋子所說教法我所
知見勝彼釋子當于尒時有衆多比
丘入城乞食見奢羅浮梵志在彼池
岸聞其所說作如是言我知釋子所
有法教我所知者出過於彼時諸比
丘聞此語已還至僧坊収攝衣鉢洗
手足已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
坐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入城乞食
食訖已還歸於其中路經須摩竭陁

池彼池岸上有一梵志名沓羅浮在大衆中唱如是言我知釋子所有教法我所知者出過於彼善哉世尊唯願當往彼池岸尒時如来黙然許之與諸比丘前後圍遶往詣於彼須摩竭陁池時沓羅浮遥見佛来即從坐起敷置高座尋白佛言可就此坐佛即便就座坐已而告之曰汝實作是言我知釋子所有法教我所知者出過於彼如是說不時彼梵志黙然而住佛復告曰何故黙然而不荅我汝若解者隨汝意說若不解者吾當為汝分別宣說令汝具足汝今若能具足說者吾助尒喜梵志當知世若有人說言如来非阿羅呵三藐三佛陁者如是說者我稱善哉當問彼言汝以何事說言如来非阿羅呵三藐三佛陁此衆生等於理不決不能正荅更說世間其餘談論以諸雜語閙錯其中憍慢矜高生毀害心以不能荅如斯問故黙然而住慚愧低頭失於機辯沓羅浮汝今亦尒設復有人作如是言沙門瞿曇能善顯示是有過

法如是說者我亦稱善當問於彼以
何智知如斯之事彼不能荅更說其
餘世間談論錯乱其中辟窮理屈慚
愧低頭默然而住失於機辯亦如汝
今無有異也若復說言沙門瞿曇所
有弟子無善迴向不具持戒我亦稱
善而問於彼汝以何法驗知斯事彼
不能荅更說世間其餘談論錯乱其
中辟窮理屈慚愧低頭默然而住失
於機辯汝今亦尒當于尒時奢羅浮
同梵行者語奢羅浮汝今何故默然
不荅汝昔日時恒於大衆多人之中
而言我所知見出過瞿曇所有教法
汝今宜問沙門瞿曇云何乃使沙門
瞿曇反問於汝詰汝使說作如是言
汝所說者若能具足吾助尒喜稱慶
善哉如其不具吾當為汝分別宣示
令得具足時奢羅浮聞斯語已亦復
默然無所陳說尒時世尊在須摩竭
陁池岸作師子吼已即從坐起還王
舍城佛去不久彼諸同行種種呵責
作如是言汝於今者如截角牛在屏
處吼汝亦如是於閑靜處作師子吼

夲

於沙門瞿曇前默然無所說亦如童
女欲作男子聲然不能作還為女聲
汝亦如是欲學瞿曇作師子吼而不
能成亦如雌野干欲作師子吼然其
出聲故作野干終不能成師子之聲
諸同行者如是種種呵責奢羅浮已
各四散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時有梵志名曰重巢居在於彼
須摩竭陁池岸上於彼眾中作是唱
言我所說偈若有人能具足分別顯
示其義我當為其而作弟子時諸比
丘食時已到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次
第乞食乞食已訖即便還歸於其中
路經須摩竭陁池岸聞彼梵志作是
語已即還僧坊收攝衣鉢洗手足已
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
言世尊須摩竭陁池岸有重巢梵志
作如是語我所說偈若有人能具足
分別顯示其義我當為彼而作弟子
唯願世尊往至彼池尒時如来默然
許之與諸比丘前後圍遶往詣彼池
尒時重巢梵志遙見佛来即從坐起

本

敷置高座語佛言瞿曇可就此座于
時如来即就其座而告之曰云汝自
言我所作偈若有人能具足分別顯
示其義我當為彼而作弟子為有是
不梵志對曰實尒瞿曇佛復告曰汝
所作偈今當為我誦其章句吾當為
汝分別解說尒時重巢梵志復敷高
牀而坐其上自說偈言
若是比丘　釋種子者　應當如法
清淨活命　不宜嬈害　於諸衆生
宜應遠離　不善諸法　守意清淨
護所受戒　如是調伏　隨順定智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若稱如是外　隨順而履行　於善丈夫中
汝得為最勝　比丘處閑靜　清淨自調順
不惱害衆生　遠離一切惡　如是調伏者
隨順於定智　柔和善濡心　身口不造惡
能攝三業者　亦名順定智　為世福田故
持鉢諸家乞　撿心修念處　謙下處卑劣
除欲棄貪求　故獲无所畏
尒時重巢梵志聞斯偈已即生念言
沙門瞿曇實知我心我今宜應歸依
三寶作是念已即白佛言唯願如来

聽我出家佛即聽許出家為道受具
足戒便成沙門精懃修習斷諸煩惱
得阿羅漢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中當於是時摩竭提國諸外道
輩相與聚集須摩竭陁池上作斯論
言此是婆羅門諦此是婆羅門諦尒
時如来在于精舍以禪淨天耳聞其
所說即從定覺往詣於彼須摩竭陁
池上諸婆羅門遥見佛来悉從座起
為佛敷座白佛就坐佛即就坐而告
之曰汝等聚集作何談論諸婆羅門
各白佛言瞿曇當知我等今日共相
聚集作是說言此是婆羅門諦此是
婆羅門諦佛告之曰如是如是我昔
求道初成正覺已證知竟取要言之
一切世間不過三諦吾當分別何等
為三所謂一切不煞此語是實非虛
妄說此事若實應勤精進於諸衆生
恒生慈心此是婆羅門初諦我知是
已廣為人說復次婆羅門一切苦集
是生滅法如斯之言真實不虛此事
若實應懃精進於其中間常宜修心

作生滅相應如是住是名婆羅門第
二諦我以知此生滅相故成等正覺
常為衆生說如是法復次婆羅門第
三諦者離我我所真實無我若離如
是三法相者便能遠離一切諸惡此
事若實應懃精進求離衆惡應如是
住佛說是已衆多外道聞佛所說默
然而坐尒時世尊而作是念斯愚癡
人常為諸魔之所覆蔽是大衆中乃
至無有一人能信斯語生志學想修
持梵行于時如来作斯念已從坐起
去佛去不久尒時須摩竭陁池神而
說偈言
譬如畫水欲求迹　下種鹵地求苗稼
如以芳香熏臭穢　水浸注波求濡溺
吹彼鐵杵求妙聲　如於盛冬求野馬
彼諸外道亦如是　雖聞妙法不信受
尒時諸婆羅門聞此池神說是偈已
覺隨佛後求索出家佛即聽許既出
家已精懃修道得阿羅漢果佛說是
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尒時尊者阿難在拘睒弥國瞿師羅
園時有梵志名曰闍陁詣阿難所問

夲

訊已訖在一面坐而作是言汝以何
事於彼沙門瞿曇法中出家學道阿
難答言我今為欲斷惡生善以是義
故於佛法中出家學道梵志復言斷
何等惡阿難答言我今欲為斷除貪
欲瞋恚愚癡梵志復言汝等亦知斷
除貪欲瞋恚癡耶阿難答曰唯佛法
中有斷如是貪欲瞋恚愚癡之法禁
制身心梵志又言如此貪欲瞋恚愚
癡有何過患汝等法中禁制之耶阿
難對曰欲愛染著能生惱乱於現在
世增長惡法憂悲苦惱由之而生未
來世中亦復如是瞋恚所著愚癡所
著能壞已心亦壞他心自他俱惱於
現在世增長諸惡未來世中亦復如
是增長諸惡復次若有染著此貪欲
者能令衆生盲無慧眼貪欲因緣能
令智慧微翳損減諸善不趣涅槃不
得三明及六神通離菩提道如貪欲
瞋恚愚癡亦復如是我等見斯貪欲
瞋恚愚癡有如是過患以是義故禁
斷貪欲瞋恚愚癡梵志又問頗復有
道修集增廣能斷貪欲瞋恚愚癡耶

阿難荅言有八聖道所謂正見正語
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定正念正志能
斷貪欲瞋恚愚癡趣向涅槃梵志復
言如斯之道極為甚善修集增廣能
斷貪欲瞋恚愚癡阿難當知我今緣
務極為猥多今欲還歸阿難告曰宜
知是時梵志聞阿難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尊者舍利弗往詣佛所
頂礼佛足在一面坐于時如来為舍
利弗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而
住時舍利弗見佛默然即從坐起頂
礼佛足還其所止未到所住處道逢
梵志名曰優陂問舍利弗從何處来
舍利弗言梵志當知我於今日詣世
尊所聽法来還優陂復言汝今故未
離於教法猶如孾兒未離乳耶舍利
弗言我今聽法無有猒足不同孾兒
何以故孾兒轉大則離母乳
優陂復言我已久離聽法教誡舍利
弗言如汝法中雖復教誡无有義利
行於非道不名乘出不至菩提是壞
敗法無有一法可恃怙者汝之師尊

非是如来阿羅呵三藐三佛陁汝今
宜應速疾離彼邪師教法辟如弊牛
志性輕躁好為抂突加復少乳所生
犢子其形甚小數數離毋隨意放逸
如汝師尊无義教法亦復如是志性
輕躁所有教法無有義利所有弟子
稚小無智遠離其師隨意放逸各自
說言我巳離於教誡之法如来法中
有義教誡有義教誡有善乘出趣向
菩提不為邪見之所破壞有諸善法
而可恃怙我之世尊是如来多陁阿
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陁諸弟子等
隨逐不捨猶如善牛志性不輕不為
抂突加復多乳其犢身體日日長大
隨逐其毋終不捨離優陂梵志讚舍
利弗善哉善哉汝獲善利所受教誡
是出世法趣向菩提有善乘出至於
涅槃不可沮壞有所依憑汝師世尊
是如来阿羅呵三藐三佛陁作是語
巳各還所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梵志名曰優陂往詣佛
所問訊巳訖在一面坐而作是言瞿

曇於昔日時諸外道等相與聚集彼
大講堂作種種論沙門瞿曇在於閑
靜修攝其心智慧辯才我於是時亦
共論議作如是言此相應此不相應
辟如老牛加復无目我等亦尒所有
教法甚為鄙陋盲無慧眼沙門瞿曇
有大智慧在於閑靜修攝其心瞿曇
汝今云何教諸弟子佛告之曰我佛
法中童男童女共相聚會歡娛燕會
隨意倡戲是名相應辟如有人年過
八十頭白面皺牙齒墮落然猶歌倡
作木牛馬作於琵琶箜篌箏笛亦作
小車及蹹毱戲如斯老人作如是事
名不相應共有見者當名此人為作
智人為作癡人梵志對曰如是之人
名為嬰愚無有智慧佛告之曰我佛
法中相應相順如童子戲梵志當知
聖賢法中如童子戲優陂白佛云何
比丘修集善法佛告之曰比丘之法
應當遠離諸惡不善修諸善法不調
伏者為調伏故應懃修集不得定者
為得定故應懃修集不解脫者為解
脫故應懃修集所未斷者為令斷故

應懃修集所未知者為令知故應懃
修集所不修者為欲修故應懃修集
所未得者為欲得故應懃修集梵志
白佛言世尊何等不調欲令調故應
懃修集佛言眼不調乃至意不調為
令調故應懃修集梵志言何等不解
脫欲令解脫應懃修集佛言心不解
脫為令解脫應懃修集梵志言何等
為斷悪應懃修集佛言斷欲无明與
愛故應懃修集梵志言何等不知為
知故應懃修集佛言未知名色為令
知故應懃修集梵志言何等不修為
修故應懃修集佛言未修定慧不得
八道應懃修集梵志白佛比丘之行
甚為真實我今事多欲還歸家佛告
之曰宜知是時優陟梵志即從坐起
還其所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尒時國中有一梵志名曰尸蓟
往詣佛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而作
是言瞿曇所言學者云何名學佛告
之曰學故名學梵志又問云何學故
名為學也佛言時時修學增上戒故

大卞

名之為學時時修學增上心故名之
為學時時修學增上智故名之為學
梵志復言瞿曇若有阿羅漢盡諸有
漏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已利心
得自在無復煩惱正智得解脫時當
何所學佛言若有羅漢盡諸煩惱正
見心得解脫當于尒時貪欲瞋恚及
以愚癡一切悉斷無有遺餘是名无
學若彼羅漢盡於貪欲瞋恚愚癡更
不造作身口意惡無所進求以是義
故名為無學尒時尸蔔梵志聞佛所
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尒時尸蔔梵志往詣佛所問訊
已訖在一面坐而作是言瞿曇若有
婆羅門作是說隨所作業悉是過去
本所作因於現在世所作諸業能增
過去不善之因現在之世若不造業
則能破壞生死之橋四流永絕更不
流轉以業盡故苦亦得盡苦盡則苦
邊除盡瞿曇此事云何佛告尸蔔如
汝所言彼諸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
說隨所造業悉是過去本業因緣乃

至盡苦邊際若如是者以何因縁於
現在世而有種種風冷病等四大增
損若如是者為自所作為他所作尸
蔔白佛他之所作佛告尸蔔云何自
已所作常拔鬚髮或舉手立不在床
坐或復蹲坐以之為業或復坐卧於
棘刺之上或邊椽坐卧或坐卧灰土
或牛屎塗地於其中坐卧或翹一足
隨日而轉盛夏之月五熱炙身或食
菜或食稗子或食舍樓伽或食糟或
食油滓或食牛糞或日三事火或於
冬節凍氷襯體有如是等无量苦身
法是名自已所作云何名為從他作
苦為他手足及以力杖瓦石打擲如
是等苦是則名為從他得苦一切世
人四大增損或為風冷而起是患如
是等患現所見事云何彼諸婆羅門
等若作是見言以此故能盡苦際即
是自作過咎如是等咎一切世人皆
共知之彼自虛說以五因縁故能令
身心受諸苦惱何等為五所謂貪欲
瞋恚掉悔疑如斯五法能令衆生現
在之世身心苦惱復有五因縁故於

現在世能令身心常得快樂不受若
惱何等為五所謂能斷貪欲之心則
於現在能令身心受法快樂何以故
以有貪欲瞋恚掉悔故能令衆生受
諸苦惱若能斷除則受快樂無有憂
患是故應當斷除如是貪欲瞋恚掉
悔若斷除者無熱无惱不待時節當
得解脫必趣涅槃尸蔔是名現在所
得法復有現前所得法所謂正見正
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志正念正定
說是法時尸蔔梵志遠離塵垢於諸
法中得法眼淨既得道已即整衣服
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唯願如来
慈哀憐愍聽我出家如来即聽出家
既出家已於空靜處懃懃精進得阿
羅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郁羅健陁置疊
聚落菴婆羅林時聚落中有一梵志
名郁利婆力在彼村住其年衰邁已
百二十彼聚落中所住人民咸謂是
人真阿羅漢悉共恭敬而供養之然
斯梵志有一親友福盡命終得生天
上尒時此天作是思惟我今若勸是

郱利婆力詣佛所者必不信受我今
當教脫能信我作是念已即往於彼
老梵志所威光炎熾遍照其人所住
之處即至彼已語梵志言云何於已
實是怨家詐現親相云何於自善親
友所視之如已云何說斷云何無熱
惱汝今應當心中默念不應發言若
有能解如斯義者當往其所而求出
家淨修梵行尒時此天作是語已即
沒不現於是郱利婆力梵志聞斯語
已即往於彼富蘭那迦葉所心中默
念如斯問難云何於已實是怨家詐
現親相云何於自善親友所視之如
已云何說斷云何無熱惱然富蘭那
迦葉尚不能知彼心所念況能荅之
復至刪闍耶毗羅胝子所亦作如是
心中所問乃至尼揵陁若提子所亦
復如是作心中難彼若提子尚不能
知是念況復能荅時郱利婆力梵志
遍至六師恚不能知如斯之難若不
能荅我今何為於其法中出家修道
不如還俗受五欲樂我今家業甚為
豐饒寧在家居布施作福復作是念

李

我當往詣沙門瞿曇所作是念已即
往佛所於其中路復作是念沙門瞿
曇年少出家而富蘭那六師之徒悉
是耆舊宿德之人尚不能知況彼沙
門瞿曇既是年少出家未久學日又
淺而當能解如斯之義作是念時於
其中路迴車欲還復更思惟我昔曾
從耆舊宿德老梵志所聞如是說出
家之人年雖幼稚不應輕蔑何以故
年雖幼稚有大神通及大智慧作是
念已即往佛所至佛所已恭敬問訊
在一面坐心中默念如是四難云何
於己實是怨家詐現親相云何於自
善親友所視之如己云何說斷云何
無熱惱尒時世尊知彼梵志心之所
念即說偈言

屏處擯毀罵　百千種誹謗　面前而讚歎
言是善好人　實能辦諸事　詐偽而不實
智者應當知　此是怨詐親　出言詐親善
所作無利益　智者應當知　此是怨詐親
云何於親友　愛重如己身　不應於親友
伺覓其過失　親友心願同　相念常不忘
如是之親友　不為他沮壞　應當恒敬念

夺

愛重如己身　何故說於斷　斷能生喜樂
亦能得勝利　至於寂滅所　能修於勝果
丈夫向正道　以是義故斷　云何得无熱
得於寂靜味　獲得大智慧　尒時得無熱
遠離於諸惡　入法歡喜味　是名為无熱
尒時梵志聞是偈已即整衣服而白
佛言唯願世尊聽我出家于時如来
即聽出家既出家已精懃修道得阿
羅漢
須跋陁羅者如集偈頌中說
優陁分匿俱迦鄉　須達長爪沓羅浮
重林三諦及闍陁　二不留得尸蔔根
尸蔔鄉羅婆力迦　須跋陁羅第十五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李